

隋 唐 演 义

(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经典武侠小说全集 龙典主编 .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4.5

ISBN 7 - 204 - 03179 - 2

. 中... . 龙... . 武侠小说 - 中国 - 全集
.DS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56932 号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010010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密云印刷厂印刷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31.25

字数: 676 千字 印数: 1 - 500 套

ISBN 7 - 204 - 03179 - 2 I·113

定价 (全四册): 98.00 元

目 录

第五十一回	真命主南牢身陷 奇女子巧计龙飞	(1)
第五十二回	李世民感恩劫友母 宁夫人惑计走他乡	(14)
第五十三回	梦周公王世充绝魏 弃徐绩李玄邃归唐	(24)
第五十四回	释前仇程咬金见母受恩 践死誓王伯当为友捐躯	(34)
第五十五回	徐世绩一恸成丧礼 唐秦王亲唁服军心	(45)
第五十六回	啖活人朱灿兽心 代从军木兰孝父	(60)
第五十七回	改书柬窦公主辞姻 割袍襟单雄信断义	(71)
第五十八回	窦建德谷口被擒 徐懋功草庐订约	(84)
第五十九回	狠英雄狂牢聚首 奇女子凤阁沾恩	(97)
第六十回	出囹圄英雄惨戮 走天涯淑女传书	(109)

第六十一回	花又兰忍爱守身 窦线娘飞章弄美 (123)
第六十二回	众娇娃全名全美 各公卿宜室宜家 (136)
第六十三回	王世充忘恩复叛 秦怀玉剪寇建功 (151)
第六十四回	小秦王宫门挂带 宇文妃龙案解诗 (165)

隋 唐 演 义

第五十一回 真命主南牢身陷 奇女子巧计龙飞

哲人虽有前知之术，能趋吉避凶，究竟莫逃乎数。当初郭璞与卜繩，皆精通易理。一日郭璞见繩叹道：“吾弗如也，但汝终不免兵厄！”卜繩道：“吾年四十一，为卿相，当受祸耳；但子亦未见能令终。”郭璞道：“吾祸在江南，素营之未见免兆。”卜繩道：“子勿为公吏可免。”郭璞道：“吾不能免公吏，犹子不能免卿相也。”后卜繩为刘聪军将，败死晋阳；而郭璞亦以公吏，为三郭所杀。故知数之既定，不但古帝王不能免，即精于易者，亦难免耳。

如今再说夏王窦建德，来到乐寿。曹后接入宫中，拜见了，便道：“陛下军旅劳神，喜逆已诛，名分已正，从此声名高于唐、魏多矣。但隋皇泰主，尚在东都，未知陛下可曾遣臣奉表去奏闻否？”夏王道：“孤已差杨世雄赍表去了。宫中彩币绫锦，宫娥彩女，均作四分，以二分赐与功臣将士，以二分酬唐、魏两家同谋灭贼之功。孤但存其国宝珍器图籍而已。”曹后道：“陛下处分甚当，还有一个活宝在此，未知陛下贮之何地？”夏王道：“御妻勿认孤为化及之流。孤自起兵以来，东征西讨，宇宙至广，未有一隅可为止足之地，何暇计及欢乐之事？孤所以带萧后来者，恐留在中原，又为他人所辱，故与女儿同来，自有所在安放他去。”曹后道：“妾非妒妇，止不过为国家计耳，若如此，则是宗庙之福也。”

过了一宵，夏王即差凌敬送萧后等，到突厥义成公主国中去。萧后原是好动不好静的人，宵来受了曹后许多讥辱，已知他不能容物，今听见要送到义成公主那边去，心中甚喜，想道：“倒是外国去混他几年好，强如在这里受别人的气。”催促凌敬起身，下了海船，一帆风顺直到突厥国中。凌敬遣人赍书币去报知义成公主。启民可汗因往贺高昌王麴伯雅寿，不在国中。义成公主即命王义发驼马去接萧后；又差文臣去请凌敬，到驿馆中款待。

萧后在舟中，见王义下船来叩见，正是他乡遇故知，不觉满眼流泪，问道：“王义，你为何在此？”王义道：“臣是外国人，受先帝深恩，何忍再事新主？故护持赵王同沙夫人在此。先帝不听臣谏，把一座江山轻轻的弃掷。今娘娘到这里来，原是至亲骨肉，仅可安身过日。公主差臣来接娘娘，快到宫中去相见。”萧后起岸，上了一匹绝好的逍遥骏马，来到宫中。义成公主同沙夫人出来，接了进去。行过礼，大家抱头大哭。萧后对沙夫人道：“你们却一窝儿的到了这里，止丢了我受尽苦恼！”沙夫人道：“妾等又闻娘娘仍旧正位昭阳，还指望计除逆贼，异日来宣召我们，复归故土；不想又有变中之变。”

正议时，只见薛冶儿与姜亭亭出来朝见。萧后问沙夫人道：“还有几位夫人，想多在这里？”薛冶儿答道：“那同出来的狄、秦、李、夏四位夫人，已削发空门，作比丘尼矣！”萧后见说，长叹了一口气，又对沙夫人道：“夫人既在这里，赵王怎么不见？”沙夫人道：“他刚才同孩子们打围去了。”萧后道：“我倒时常想念他。”沙夫人道：“少刻回来，见了母后，是必分外欢喜。”一会儿摆上宴来，止不过山禽野兽，

鹿脯驼珍。其时王义又为彼国侍郎，姜亭亭已封夫人，薛冶儿做了赵王保母，大家坐定，各诉衷肠。

日色已暮，只见小内侍进来报道：“小王爷回来了。”萧后两年不见赵王，今见长得一表人材，身躯高伟。打了许多野兽，喊进来道：“母亲，孩儿回来了。”望见里边摆了酒席，忙要退出去。沙夫人道：“你大母后在这里，快过来拜见。”赵王见说，站定了脚，薛冶儿与姜亭亭忙下来对赵王说道：“此是你父皇的正宫萧娘娘，他是你的大母，自然该去拜见。”赵王见说，只得走上去，朝上两揖。萧后正开言说道：“儿两年不见，不觉这等长成了。”只见赵王两揖后，如飞往外就走。沙夫人道：“这该行大礼才是，怎么就走了去？”薛冶儿重新要去搀他转来。赵王道：“保母，你不知当年在隋宫中，他是我的嫡母，自然该行大礼。今闻他又归许氏，母出与庙绝，母子的恩情已断；况他又是失节之妇，连这两揖，在沙氏母亲面上，不好违逆，算来已过分了。”说完，洒脱了薛保母的手，往外就走。萧后听见，不觉良心发现，放声大恸，回思炀帝旧时，何等恩情，后逢宇文化及，何等疼热；今日弄得东飘西荡，子不认母，节不成节，乐不成乐，自贻伊戚如此。越想越哭，越哭越想，好象华周杞梁之妻，要哭倒长城的一般。幸得义成公主与沙夫人等，百般劝慰。自此萧后倒息心住在义成公主处，按下不提。

再说秦王回到长安，朝见唐王。唐王说三处兵锋利害。秦王道：“利害何足为惧？但刘武周与萧铣居于西北，王世充居于中央。臣意欲差人致书，先结好世充，使不致瞻前顾后，然后进兵专攻刘、萧二处，无有不克之理。未知父皇以为是否？”唐主称善。即修书一封，着杨通、张千，到洛阳

王世充处。二人领命即行。

岂知王世充看了来书大怒，扯碎了书，将杨通斩于阶下，将张千割去两耳放回。张千抱头鼠窜，逃回长安，哭诉于唐王。唐王大怒，自欲提兵去劫世充。秦王道：“不必父皇动怒，臣儿自有调度在此：差李靖为行军大元帅，领兵十万去扼住刘武周；臣儿领一旅之师，誓必扫灭世充，回来见驾。”唐王大喜，即命秦王领兵十万，前往洛阳进发。时秦王每一出师，西府宾僚如杜如晦、袁天罡、李淳风、侯君集、姚思廉、皇甫无逸等，秦王平昔以师礼事之，故凡出兵，无不从侍帷幄，筹谋谋划。秦王命殷开山为先峰，史岳、王常为左右护卫，刘弘基为中军正使，段志玄、白显道马为左右护卫。自领一军居后。长孙无忌，马三保等保卫船骑。水陆并进，来到洛阳。王世充探知，亦领军于睢水，列阵相迎。秦王屯兵于睢水之北，两军相接。唐家兵精将勇，杀得世充大败进城，坚闭不出。

次日唐营排宴，犒赏三军已毕。秦王乘着酒兴，问土人：“此地何处好景，可以游玩？”土人答道：“城北十里外，有一北邙山，周围百里，古帝王之陵，忠臣烈士之墓，如星罗棋布，其中珍禽怪兽，苍松古柏，无限佳景。”秦王见说，喜道：“吾正欲到彼处射猎。”李淳风道：“臣晨起演先天一数，殿下该有百日之灾，不可开弓走马玩景；况面带有青色，还是不走的是。”秦王道：“吾日夕驰骋于弓马之间，觉得气爽神怡，有何利害？”即同马三保软甲轻衣，雕弓利箭，十余骑径往北邙山来。

到了山内，秦王四顾了一回，喟然长叹道：“吾想前代之君，坐镇中华，拥百万之师，有多少英雄豪气，今止得几

个石人石马相随，况荆棘丛生，狐兔为侣，宁不可叹。日后唐家天下，亦如此而已。”正嗟叹间，忽见西北上，赶出一双白鹿，冲面而来。秦王扣满弓，一箭射去，正中鹿背。那鹿带箭望西而去，秦王纵马追之，紧赶数里，转过山坡，其鹿杳然不见。秦王四下追寻，不觉骤至一处，坦然平川旷野，但见旌旗耀日，戈戟森罗，一座新城，门匾上“金墉城”三字，日光耀目。秦王道：“此非李密所居之城乎？”马三保道：“正是，殿下可急回，若彼知之，便难脱身。”

不提防守城军卒看见，忙去报知魏主，李密道：“此必是李世民诱敌之计，不可追之。”程知节踊跃向前道：“主公此时不擒，更待何时？”说了，手提大斧，跨青鬃马，如飞出城。秦叔宝恐知节有失，随即赶来。

时秦王正欲回骑，只见一人飞马来追，大叫道：“李世民休走！”秦王横枪立马问道：“你是何人？”知节道：“我便是程咬金，特来捉你。”秦王笑道：“谅你这贼夫，何足为惧？”知节举起双斧，直取秦王。秦王挺枪来迎。斗了三十余合，因马三保被秦叔宝接住，秦王只得败走，三保也抵敌不住，亦自逃去。知节追赶秦王，看看较近；秦王搭上箭，拽满弓，飏的一声，正射中知节盔缨。秦王见射不中，心中甚慌，纵马加鞭复走，恰值面前一座古庙，牌书“老君堂”三字。秦王心下想道：“既有此庙，何不进去躲过片时？”忙进庙门，把门关了，取一条大石条来顶撞了，把马拴在庙廊下，向着老君神像，也不及细祷，作一揖道：“神圣在上，若能救吾李世民脱得此难，当重修庙宇，再塑金身。”祝告了，即往神座内躲避。那老君原是灵感的，故受一方香火；今见一个真命之主，紫微有难，岂不显圣？便刮起一阵旋

风，把秦王行来的马蹄踪迹，都灭没了，又把蜘蛛絮尘，网定庙门。

程知节追赶秦王，到三叉路口，倏忽不见，四下一望，只见前面一个大树深林，丛丛茂密，便纵马加鞭，赶进林中，上了山岗，见山背后一座古庙。知节慌忙来至庙前，把门乱推，却推不开，蜘蛛网面，四下里尘灰飞絮，象久无人进来的。只得兜转马头，复上山岗。向庙中细看，吃了一惊：只见屋脊中间，一条大黄蟒蛇，盘踞其上。知节看了想道：“吾闻得人说，汉刘邦斩了芒碭山的大蟒蛇，后来做了皇帝，我也是个汉子，难道除不得此孽畜！”忙下岗，到庙前下了坐骑，将一块大石，撞开了庙门，往屋脊上看，却又不見，想道：“孽畜必游进殿内去了。”走到殿前，只见一马系在柱上。知节道：“原来李世民躲在这里！”又看梁柱上的蟒蛇，踪迹全无，瞥见神柜上帘帷摇动，恍如蛇尾现出在外。

原来秦王见有人进殿细看，如飞在柜里轻轻拔出剑来。时叔宝亦追赶进殿，见知节把神帷揭起，喝道：“贼子，却躲在这里！”举起巨斧，照着秦王头上砍来。秦叔宝忽见五爪金龙现出来，抓住巨斧。叔宝知是真命之主，如飞抢上前，把双铜架住巨斧道：“兄弟，你好莽撞，岂不知唐与魏原是同姓，曾有书礼往来？今若把一死的见驾，是无功而反有罪矣！”知节道：“大哥，你不知吾刚才见他，是一条黄蟒蛇神，今不杀他，他会遁去。”秦叔宝微笑了一笑，轻轻扶秦王出了神柜，叫手下宽松剪了，扶出庙门。从人牵了秦王的马，程知节、秦叔宝各上了马押后，一行人带进金墉城来。

那些市井小民，不知好歹，口中啧啧赞道：“好一个汉子，生得秀眼浓眉，方面大耳，不知犯着何事，被两位将军解进城来。”有几个跟进城的百姓，便道：“你们不要小觑他，这是一位唐家的太子，因偶然在这里过，被我两位将军获住。”众百姓道：“怪道相貌迥出寻常，原来是金枝玉叶，可惜，可惜！”秦叔宝在马上听得，却要放脱他，因众耳众目，又不便行，只得解至府门。

魏公令群刀手拿秦王至阶前，责之道：“你这个猾贼，却自来送死。汝父镇守长安，坐承大统。吾居墉城，管理万民。前已明取河南，今又想袭金墉，是何道理？”秦王道：“叔父暂息虎威，侄有言禀上。因洛阳王世充，杀我使臣，故侄领兵征讨，败其三军。世充坚闭不出，是以退兵千秋岭下。偶因承醉捕猎，来金墉探望叔父，不意叔父反致见疑。”魏公怒道：“你这个猾贼，吾与汝何亲，假称吾叔父！汝本恃勇轻敌而来，探吾虚实，于中取事，却以甜言哄我。”喝令武士，推出斩之。魏徵道：“主公若斩世民，非安社稷之计，金墉速于受祸矣。”密问：“何故？”魏徵道：“此人东征西荡，争入长安，与其父坐承大统，兵精粮足，手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彼若知我主杀其爱子，必起倾国之兵，前来复仇，忿死相拼，有何了日？”李密道：“如此说，难道竟放了他去？”魏徵道：“莫若将他监禁在此，使李渊知之，若有降书朝贡之物，放他回还，如若不从，使其子执质在此，终身不敢来侵犯，岂不是好？”魏公道：“此论甚通。”即令狱卒带入南牢。

时唐主在长安，因马三保来报知此信，自要亲提人马来讨李密，以救秦王。因刘文静与李密有郎舅之亲，劝唐主修

书具礼，来见李密。不意李密绝不认亲，反要把刘文静斩首，幸亏徐世绩劝免，也送入南牢去了。可怜：

青龙白虎同囚室，难免英雄相对泣。

时魏公发放已完，忽见流星马报到，奏说：“开州凯公校尉，杀了刺史传钞，夺其印绶，会合参军徐云，结连宁陵刺史顾守雍造反，大起人马，犯我境界，说诱洪州刺史何定，献了城池。二郡人马，与凯公攻打偃师、孟津地方，诸郡百姓无守，甚是紧急。”魏公闻报大惊道：“偃师乃吾咽喉之地，屯粮之所；倘有亡失，魏之大患。孤当自率大军讨之。”即命程知节为先锋，单雄信、王伯当为左右护卫，罗士信、王当仁赧运军粮草，留徐世绩、魏徵、秦琼，总护国事。亲自领兵，往开州进发。

却说秦王与刘文静，监锁南牢，虽亏秦叔宝时常馈送，不致受苦，更喜那狱官姓徐名立本，字义扶，妻亡，止携一女，名唤惠英，年已二九，尚未适人。那个徐义扶，虽是小官，却是见识高广，眼力颇精。他道刑名过犯，冤抑者多，所以不嫌前程渺小，志愿力行善事，利物济人。秦王初发监禁之日，那夜女儿惠英，梦见一条黄龙，盘踞囚室之内。惠英惊骇，走去偷觑，只见那龙飞来，缠绕其身，遂尔惊醒。叙与义扶知道。义扶晓得秦王是个真命之主，遂要放他们两人还乡，急切间未得其便。惟每日三餐，请秦王与文静到里边静室中去款待。两人甚感他恩德。

一日，秦叔宝与魏玄成在徐懋功府中小饮，说起秦王之事。叔宝大笑起来。徐、魏两人问道：“秦兄有何好笑？”叔宝道：“吾想我们程兄弟，真是个蠢才。”懋功道：“那见他蠢处？”叔宝道：“当日在老君堂，要举斧杀死秦王之时，忽

现出五爪金龙，将斧抓住，因此弟见了，忙把双铜架住，不好私放他，只得解将进京。程兄弟竟认秦王是黄蟒蛇精，必要除他，岂不是可笑？”玄成道：“吾见秦王，龙姿凤眼，真命世之主。前日主公要杀他，所以力劝监禁南牢。将来数尽归唐，必至玉石俱焚，如何是好？”懋功道：“吾们这几个心腹兄弟，如今趁他被难之时，先结识他，日后相逢，也好做一番事业。”叔宝不好说昔日有恩于唐主，今又救了秦王之命，只得点头道：“徐大哥说得是。”玄成道：“据我之见，还该趁主公未归，大家携一樽到那里去，与秦王、文静叙一叙，也见我们这几个不是盲目之人。未知二兄以为如何？”叔宝应声道：“魏兄说得极是，弟正有此心。明日二兄早来同去。”

过了一宵，秦叔宝家中整治二席酒，悄悄叫人抬进南牢。比及玄成、懋功来时，日已晌午了。三人俱换了便服，大家跟了一个小厮，各坐小轿，来到南牢门首。先是小厮去报知，狱官徐立本如飞开门，接了进去。魏玄成三人叫小厮打发轿人回去，义扶引到囚室与秦王、文静相见了。秦王、文静各各拜谢深恩。懋功道：“非弟辈俱属朦瞶，不识殿下英明，有屈囹圄，这也是殿下与刘兄，数该有这几日灾厄。今因主公提师讨凯公去了，因此我们进来一候，冀聆教益。”魏玄成道：“只是此地怎好坐？”秦叔宝道：“酒席已摆在里边。”刘文静对徐懋功道：“狱官徐立本，虽官卑职小，却非寻常之人。承他朝暮殷勤奉侍，实出意外；况他才智识见，另有一种与人不同处。”一头说，众人已到里边，却是三间静室，满壁图书，尽是格言善行。三人请秦王上坐，刘文静次之，玄成、叔宝、懋功各各坐了。秦王道：“承三位

先生盛意，世民有何德能，敢劳如此青盼。那狱官徐义扶，虽居击柝之职，定不久于人下者。承他日夕周旋，愚意欲借花献佛，邀来一坐，未知三位先生肯屑与他同坐否？”徐世绩道：“他原是隋朝科甲出身，当日主公原教他为司马，不知甚意，自愿居刑曹监守。”魏徵道：“吾也闻他是个乐善好施有意思的人，这样世界的官儿论甚大小，快请出来。”小厮请了徐立本出来，谦让了一回，只得于末席坐下。

酒过三巡，只见徐家一小童进来，向家主禀道：“有懿旨在外。”徐立本如飞起身出去。玄成等众人尽加惊异，俱在那里揣度。只见徐立本走来坐定，魏玄成忙问道：“宫中怎有甚懿旨到这里来？”徐义扶笑道：“不敢隐瞒，正宫王娘娘实与小女有缘，晓得小女颇识几字，素知音律，幸得禁林清赏，故此常差内侍接进宫去陪侍。前因分娩太子，进去问候，是今日弥月，叫他进去，不知还有甚事。”徐懋功道：“令媛想是有才貌的了，今年多少贵庚？”徐义扶道：“小女名唤惠英，年一十八岁了。”徐懋功见秦叔宝、魏玄成与秦王说起袭取河南一段，也就住口，不与义扶讲。大家诉说战阵功业之事。

正说得热闹，只见一个小厮，向魏玄成禀道：“走役来报王父差人赍赦诏快到了。”玄成向叔宝、懋功道：“二兄陪殿下宽饮一杯，弟去了就来。”说了起身而去。文静与懋功是旧交，秦王与叔宝彼此有恩心交，四人更说得投机。忽小厮报道：“魏老爷来了。”大家起身。懋功道：“想必主公威降了凯公，复平土地，故有赦诏，为何吾兄反有忧色？”玄成就在袖中，取出诏书来道：“请二兄一看便知。”前面不过凯公肉袒投降，后又喜生二子，故降赦文，除人命强盗重案

外，不赦南牢李世民、刘文静二人，其余咸赦除了。

懋功与叔宝读了一遍，双眉频蹙，默然不语。只听见外边人声嘈杂，魏玄成问道：“为何喧闹？”徐义扶道：“想必宫侍送小女回来。”又见那小厮出来，请义扶进去。徐懋功道：“前日秦大哥要打帐在赦内邀恩，吾度量必不能够，为什么呢？昔日魏公待人，还有情义，近日所为，一味矜骄，恃才自用，目下赦内若肯赦二公，则前日先认了亲，不至如此相待。”叔宝道：“除此之外，却怎么商量？”秦王听见他们计议，不好意思，只得说道：“承三位先生高谊，或者吾两人灾星未退，且耐心再住在此几时，亦无不可；只是有费三位先生照拂周旋。”魏玄成道：“吾有个道理在此。”

正要说话时，只见徐义扶走将出来，便缩住了口。刘文静对众人道：“义扶兄已属心交，众兄有话不妨直说。”魏玄成对刘文静道：“刘兄来看赦书上，那一条不赦南牢的‘不’字，只消添上一竖一画，改为‘本’字，主公归来，料必无疑，就有他事，这血海干系，总是我三人担待了。”秦叔宝喜道：“这却甚妙，须要就烦魏兄大笔，方写得象他亲笔一般。”时众人站在一堆儿，也有说妙的，也有不开口的。徐义扶道：“卑职倒有一计在此，未知三位大人可容卑职略参未议否？”徐懋功道：“兄有良策，快些说出来。”义扶道：“以不改本，恐文义念去，有些勉强；况主公非昏暗庸愚罔眼糊涂之主，看他另写一行，下笔之时，何等慎重，今若改了本字，主公回家，必然看出，有许多不妙。莫若竟让卑职把秦殿下与刘大夫放去。主公回来，三位大人尽推在卑职身上，虽尚可饰辞，犹难免守国防范之愆，然不至有大害了。若明改赦诏，不几视朝廷之敕书，如同儿戏乎？”众人都道：

“此论不差。”

魏玄成道：“义扶持论甚畅，但不知怎样个放法？”徐义扶道：“方才王娘娘宣小女进去，因太子弥月，欲草疏到主公处，奈因身子尚惮劳顿，故叫小女代为草就，要差人到孟津去。小女有心乘机奏过王娘娘，即讨此差与卑职，明日四鼓就要起身，岂不是改敕的机会？现有懿旨，叫卑职到徐大人处拨差官兵守护狱囚的，内票在此，表章是用黄绢封固的，小女藏在里边。”袖中取内票出来。徐懋功取来一看，只见上写着：

仰兵部掌印大堂徐，速拨吏卒二十名，去守南牢监禁，待狱官徐立本公干归，即便交卸，勿得有误施行。

玄成、叔宝大喜道：“这是唐王之福，殿下还朝，父子重逢，君臣会合。”徐义扶道：“只是要五匹鞍辔的好马，方才济事。”魏玄成道：“连兄只须三骑，多此二骑何用？”徐义扶道：“小女与一个小价，亦少不得。”徐懋功道：“既如此，也该请令媛出来见了殿下，好少刻同行。”

徐义扶忙进去，同女儿惠英出来。众人见时，乃是一个才要改妆不脂不粉的美秀女子。徐义扶道：“匆忙之际，总朝上三叩首就是。”众人皆要还礼，义扶再三不容，只得答以三揖。惠英如飞进去了。徐懋功道：“我前者会征化及，得二匹骏马，驯良之至，一匹赠与殿下，一匹赠与令媛惠英。”秦叔宝道：“殿下的追风马，我养好在厩下，并拨选二匹送来，后会有期，我们该大家别过罢！”徐懋功道：“诸公该作速收拾，伺我发兵卫下来，就到我署中来就是了。”魏、徐、秦又叮咛了一番。义扶送了三人出门，如飞进去，收拾了细软，把两套青衣小帽与秦王、文静换了。义扶又添些果